



## 魯迅與佛教的因緣

丁雅萍

魯迅先生與佛教發生因緣很早，大約在一歲時，就在他的故鄉紹興東昌坊附近的長慶寺，拜了一個名阿隆和尚的為師，還得了一個「長庚」的法名。他後來寫文章，也常用這二字來做筆名。

魯迅先生在晚年，曾寫了一篇《我的第一個師傅》文章來紀念他。

幼年時，他喜看含有佛教寓言意味的《目蓮戲》，當時他把戲中扮無常者的姿態畫出來。後來在了一本《朝花夕拾》的回憶文中，還寫了《目蓮戲》和《無常》等篇。

大約在民國三年，魯迅先生研究佛學很勤，他看了《瑜珈師地論》、《翻譯名義集》、《閱藏知津》等書，就對他的好友許壽裳先生說：「釋迦牟尼真是大哲，他把我們平常對於人生難以解決的問題，早已給我們明白啓示了，真是大哲。」

同年，魯迅先生又看了《大乘起信論》、陸續買了許多佛經，并和好友許壽裳先生訂了合作買佛經的協定。這一年，他購買的佛經真是不少，幾乎化去他大部份薪水。他一面研究佛經，一面又把很多的佛經寄給他的二弟周作人。

是年七月，魯迅先生捐資銀六十元給南京金陵刻經處印送《百喻經》及《地藏十論經》。《百喻經》是以寓言方式，宣揚佛教教義的一部故事體的讀物。在文學上有很大的價值。由於《百喻經》在民間流傳不廣，魯迅先生就極力贊助王品青先生進行校點《百喻經》工作，（當時該書名稱改為《癡華鬘》。）魯迅先生還特地為該書寫了一篇序文。從序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這部經的高度重視。

魯迅先生在廈門時，曾和太虛大師會見過，魯迅先生在日記中云：「晚赴閩南佛學院，公謙太虛大師，坐衆卅餘人，談良久。」

魯迅先生對曼殊和尚的看法，有如下的言語：「研究曼殊和尚的事，確比研究《左傳》、《公羊》等來得有趣。」

魯迅先生寫了《中國小說史略》後，很想再寫一部《中國文學史略》，且擬把六朝的佛學與文學的影響專寫一章，有很多獨特的見解。可惜此書沒有寫出來。

（未完）

魯迅先生在所著各集中，引舉佛典很多，如在爲《柔石（二月）序》一文中寫道：「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睹宮女們睡態之醜，於是慨然出家。」其他如在爲葉永蓁《小小十年》作序中也都引用。「釋迦牟尼出世以後，割肉喂鷹，投身飼虎的是小乘。」魯迅先生曾師事過章太炎老居士，受章老的思想影響很大，他與佛教之有上述一段的因緣，均於章老有關。魯迅曾寫過《章

## 百喻經卷上

尊者僧伽斯那撰

蕭齊天竺三藏求那毗地譯

聞如是。一時佛住王舍城在鵠封竹園與諸大比丘菩薩摩訶薩及諸八部三萬六千人俱是時會中有異學梵志五百人俱從座而起白佛言吾聞佛道洪深無能及者故來歸問唯願說之佛言甚善問曰天下爲有爲無答曰亦有亦無梵志曰如今有者云何言無如今無者云何言有答曰生者言有死者言無故說或有或無問曰人從何生答曰人從穀而生問曰五穀從何而生答曰五穀從四大火風而生問曰四大火風從何而生答曰四大火風從空而生問曰空從何生答曰從無所有生問曰無所有從何而生答曰從自然生問曰自然從何而生答曰從泥洹而生問曰泥洹從何而生佛言汝今問事何以爾深泥洹者是不生不死法問曰佛泥洹未答曰我未泥洹若未泥洹云何得知泥洹常樂佛言我今問汝天下

太炎先生《二三事》及《因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兩文。

佛教自漢明帝時，傳入中國後，對中國文化發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許多偉大的文學藝術作品，是與佛教有關連的。因此深入研究佛教對魯迅先生的影響，更能全面而深刻地了解魯迅先生的爲人及其偉大的作品。

附原經文節錄如下：

眾生爲苦爲樂答曰眾生甚苦佛言云何名苦答曰我見眾生死時苦痛難忍故知死苦佛言汝今不死亦知死苦我見十方諸佛不生不死故知泥洹常樂五百梵志心開意解求受五戒悟須陀洹果復坐如故佛言汝等善聽今爲汝廣說眾喻。

愚人集牛乳喻

昔有愚人將會賓客欲集牛乳以擬供設而作是念我今若預於日日中擊取牛乳牛乳漸多卒無安處或復酢敗不如卽就牛腹盛之待臨會時當頓擊取作是念已便捉犍牛母子各繫異處卻後一月爾乃設會迎置賓客方牽牛來欲擊取乳而此牛乳卽乾無有時爲眾賓或曠或笑愚人亦爾欲修布施方言待我大有之時然後頓施未及聚頃或爲縣官水火盜賊之所侵奪或卒命終不及時施彼亦如是

以梨打破頭喻

昔有愚人頭上無毛時有一人以梨打頭乃至二三悉皆傷破時此愚人默然忍受不知避去傍人見已

而語之言。何不避去。乃住受打。致使頭破。愚人答言。如彼人者。憍慢恃力。癡無智慧。見我頭上無有髮毛。謂爲是石。以梨打我頭破。乃爾。傍人語言。汝自愚癡。云何名彼以爲癡也。汝若不癡。爲他所打。乃至頭破。不知逃避。比丘亦爾。不能具修信戒聞慧。但整威儀。以招利養。如彼愚人。被他打頭。不知避去。乃至傷破。反謂他癡。此比丘者。亦復如是。

婦詐稱死喻

昔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貞信。後於中間。其他交往。邪淫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己婿。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齋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卽往視。信是己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厭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真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

渴見水喻

過去有人。疑無智慧。極渴須水。見熱時燄。謂爲是水。卽便逐走。至新頭河。既至河所對視。不飲。傍人語言。汝患渴逐水。今至水所。何故不飲。愚人答言。君可飲。

盡我當飲之。此水極多。俱不可盡。是故不飲。爾時眾人聞其此語。皆大嗤笑。譬如外道。辟取其理。以己不能具持佛戒。遂便不受。致使將來無得道分。流轉生死。若彼愚人見水不飲。爲時所笑。亦復如是。

子死欲停置家中喻

昔有愚人。養育七子。一子先死。時此愚人見子既死。便欲停置於其家中。自欲棄去。傍人見已。而語之言。生死道異。當速莊嚴。致於遠處。而殯葬之。云何得爾。自欲棄去。爾時愚人聞此語已。卽自思念。若不得爾。要當葬者。須更殺一子。停擔兩頭。乃可勝致。於是便更殺其一子。而擔負之。遠葬林野。時人見之。深生嗤笑。怪未曾有。譬如比丘私犯一戒。情憚改悔。默然覆藏。自說清淨。或有智者卽語之言。出家之人。守持禁戒。如護明珠。不使缺落。汝今云何違犯所受。欲不懺悔。犯戒者言。苟須懺者。更就犯之。然後當出。遂便破戒。多作不善。爾乃顛出。如彼愚人。一子既死。又殺一子。今此比丘亦復如是。

會稽周樹人施洋銀六十圓敬刻此經連圈計字

二萬一千零八十一個印送功德書一百本餘賞

六圓撥刻地藏十輪經

民國三年秋九月金陵刻經處識